

辽宁青年作家书系

徐光荣主编



潜流

刘国强中短篇小说选

出版前言

长期以来,本社就注重培养作者工作。不少全国知名的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由我们出版的。现在,我们更把扶植和培养本地作者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程。80年代,本社出版了“辽宁文学十年丛书”,总结展示了新时期以来新老作家们的创作实绩和累累硕果。可以说,这套书具有承前启后,继往开来的意义和价值。近些年来,在文艺出版面临重重困难的情况下,我们仍然没有忘记作为一个省级的专业文艺出版社立足本省、面向全国的宗旨,千方百计为本省作者出书,使一些新著得以面世,接受社会和读者的检验;一方面为社会奉献了精神财富,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作者自身的素养。从1990年以来,我们出版了省散文学会、省作家协会、沈阳市文联组织编辑的本地作家的作品,这项工作得到了社会的认同,受到读者的欢迎,特别是激发了广大青年作者的创作热情。

“辽宁青年作家书系”是这一工作的继续和发展。书系中的作品尽管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,但是他们那种面对现实,叙写人生,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。而且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我国文学发展的希望,这是很令人欣慰和鼓舞的。他们尚需提高,这是自不待言的。我们希望继续得到各方的支持,把培养文学新人的工作做得更扎实、更深入、更具实效,使更多文学新人有机会脱颖而出,推动辽宁文学事业发展和繁荣,使辽宁文学创作跃上一个新台阶。

再领风骚仰赖新人

——序《辽宁青年作家书系》

徐光荣

清代诗人赵翼有名句云：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新叶催陈叶，后浪推前浪，文苑里才能永葆勃勃生机，杰作层出。这虽属老生常谈，却是个真理。小至一个地区、一个省，大至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发展莫不如此。

应该说，近三百年的辽宁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占有重要位置的。清代辽阳籍曹雪芹与铁岭人高鹗的《红楼梦》，是中国小说创作上的一座丰碑。而稍后的北票籍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则以《一层楼》等长篇成为蒙古族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鼻祖。在诗歌创作上，评论清代诗词“有男中成容若，女中太清春”之语，成容若即纳兰性德，太清春即顾太清，都是辽宁籍满族名诗人。而铁岭人郑文焯则是“清季四大词人”之一。尤应一提的是辽阳人刘文麟的《感事八首》，以最早反映鸦片战争的诗歌杰作之一而载入了文学史册。散文创作方面，锦州的金科豫的《解脱纪行录》是清代名闻当世的三峡记游名篇，铁岭张德明八次旅欧，写出《海上述奇》等八部游记，是中国最早以亲历记载巴黎公社的作家。在戏剧创作领域，沈阳唐英的《古柏堂传奇》中收入了他的《天缘债》、《梅龙镇》等十七部作品，是李玉之后清代著名的剧作

家……辽宁先辈作家取得了足令关东儿女骄傲的辉煌成就，已化作关东黑土地文化的丰厚积淀。

至若现当代，以萧军、金剑啸、罗烽、白朗、端木蕻良、马加等辽宁作家为代表的“东北作家群”，在抗日战争时期取得了同样的辉煌，萧军的《八月的乡村》，端木蕻良的《科尔沁草原》等已载入中国文学经典之林，而马加的《开不败的花朵》，白朗的《为了幸福的明天》等，在新中国建国初，曾为国内外所瞩目。

有人说：辽宁的文学有东部群山般的雄壮伟岸，有松辽平原般宽广悠远，它粗犷、雄劲、悲凉、慷慨，虽无抑扬顿挫的韵味，然而具有刚强挺进的气势。这一浓重、突出的地方风格，在新中国成长的一批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，杨大群的《西辽河传》、《关东演义》，陈玑的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，颜廷瑞的《庄妃》等，因此而在全国拥有了广泛的读者。

历史毕竟翻过了一页，辽宁作家还能在当代文坛上再领风骚吗？

我把目光射向了青年作家与文学新人。

因为在回顾辽宁文学的发展中，我就发现，青年拥有的创造力和喷进的激情具有着难能可贵的优势，清代最负盛名的词人纳兰性德去世时年仅31岁；为抗日而献身的烈士诗人金剑啸牺牲时年仅26岁；萧军完成《八月的乡村》时27岁；而端木蕻良写完长篇《科尔沁旗草原》时，只有21岁，郑振铎看过其初稿就拍案称奇：“必将惊动一世耳目！”……前辈作家在青年时代完成的事业我们今天的青年不是也能完成吗？

正是由于这种感受，当今年之初，我出任辽宁文学院副院长后，觉得有责任为青年作家的创作推波助澜，而举措之一，就是想在当前出书难的情况下，帮助他们出版自己的作品。

应该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领导的热忱而诚挚的扶助，他们富于远见的决定促成了“辽宁青年作家书系”的顺利面世。

关于这些青年作家和作品我不想多说，因为从接受美学观点来讲，每个读者都将参与作品的审美过程，都会有自己独到的感受与见解。

但我却要欣慰地说一句，从这十几位作家的新作中，我感受到了关东黑土地的气息，关东地域文学的特有色彩，从沉涛关于岫岩玉乡的小说里，从徐铎关于渤海湾畔历史风云的散文中，从许多作品的字里行间……

读者或许会发现这些作品建构中的某些缺憾或尚存的稚嫩。但我想，正如春风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刘烈恒在《出版前言》中所说：“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我国文学发展的希望。”

再领风骚，仰赖新人。

我这样坚信。

1996年10月21日夜

目 录

出版前言.....	1
再领风骚 仰赖新人	徐光荣 2
——序《辽宁青年作家书系》	
潜流.....	3
只因隔了那条河	53
押会.....	101
窝毛儿.....	135

潜 流

县委办材料股的老姚、赵子学、万水得和小洪正在屋里闲聊，他们都不时抬起胳膊看看表，还差两分钟就到下班时间了。但谁也不走，都耐心地等待着铃声响起。在这个小县城，县委是首都，而县委办，又是首都的首都，是全县的“格林威治”，他们每个人也都是“人样子”。谁都知道这一两分钟的份量。况且，既使真有什么事，提前这几分钟也犯不上，还不如找个什么因由，公私合营，什么病也不犯。比如说下乡、下厂办公事，哪怕是几句话的事，然后就溜之乎也，回来汇报得严实些就行了。这就象过去农村的生产队长，先起早喊完老百姓下地干活，然后再回家吃饭，甚至搂老婆睡觉一样地正常。不过，有时谈起他们的时间之紧，工作之繁忙，物质待遇之低，就出现了少有的默契，很有些愤愤然。但有一点，谁说话都很把握分寸，很少有人说散话，甚至说话声音都温柔而缓慢，体现了极高的修养和城府。但类似这样的闲暇之时，大家毕竟不能直楞楞地干坐着，总还得扯个什么话题的。况且这些人有极高的“附和”才能，不管对领导还是对其他什么熟悉以及不熟悉的人，几句话就能与人配合上，然后就顺藤摸瓜，唠得对方晕晕忽忽的。但只有他们几个人时，就得找那些既不得自己又不得他人又附合他们几个心态的话题了。果然，小洪不甘寂寞：

“嘿，也就他妈咱们县委办这么守点，其他大局，早就走光了！”

“那可不，他们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。”赵子学应和着

说。

“这倒是小事儿，人家住房啊，过年过节的生活福利待遇呀，全比咱们强。”老姚说。

“其实啊，这话倒不该咱说，但却是事实。咱在县委上班，不知内情的还以为不错，咱自己也就得象阿 Q 那样的精神胜利喽！”赵子学又插上一句。

这时，万水得又把话题一转：“哎呀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时间约束严，提高人的纪律观念；生活待遇低，纯洁人的党性，我看这是好事。”

“那是、那是。”老姚、赵子学和小洪随声附和着说。因为万水得是副股长主持工作，无论从哪方面看，他们也都得附合他，况且，即便心里不快也没有必要表面暴露出来。

这时，秘书股的张历男走了进来：

“喂，我刚才去商店从医院门口路过，发现有一老人被抬进太平房，是不是屈主任他母亲……”

“那定是无疑！”万水得说。

“我怕你们不知道，告诉一声，都是一个办公室的，不去不好。”张历男说。

“对、对，谢谢你的关照。”老姚说。

张历男走后，他们几个就议论开了。老姚说：

“咱先去医院看看吧，帮助屈主任张罗张罗后事。”

“那也不能空手去啊，得买点什么吧？”小洪说。

这下沉默了，大家你瞅瞅我，我瞅瞅你，谁也不吱声。按这里风俗，正常死人算白喜事，亲朋好友是要上礼的。头几年，只是拿些纸啊面啊馒头什么的，现在都升了格，最低线也是拿 10 元钱。感情近些的，几十上百甚至几百的也不少。

屈主任是县委办主管行政的副主任，固然不能大操大办，也不能灵车后面排队。但他也是普通人之一，除了政治和纪律约束之外，“业余活动”也跟普通人一样。再说，这种事大都是两厢情愿，礼上往来的事，人人都心里明白，人人又都装着不明白。再说，县委办主管行政的副主任，主管县委的吃喝拉撒睡，是正牌的实权派，在这个县城的七、八十个县委办局中，可谓是一踩乱颤的人物，在县委办公室的位置也就不言而喻了。因此，材料股这几位是不能不去的。但小洪把这个问题具体地提出来，大家就很难了。虽然每个人都得去，但似乎又都拘于面子，都不愿表现出自己比别人庸俗，特别是要注意回避有“溜须”领导之嫌，就更得三思而行了。这时，老姚说：

“我看这样吧，都快 12 点了，我们先各自回家，然后谁愿去就去，愿怎么去就怎么去，各人情况不一样，不好整齐划一。再说还没有弄明白，那老太太到底死没死。”

其他几个人，几乎同时点头称是。这时，他们似乎都有什么话要说，但彼此的目光碰在一起，又象似两个正极相遇，发出无声无色无形的火花，又霜打瓜蔓般地软回来，折挂在自己胸前的办公桌抽匣抠手上，或是墙角那幅残破的细蛛网上……

这时，下班铃声很及时地响了，一阵杂乱的关抽屉、锁头、开门及匆匆的脚步声水儿般涌向走廊，又顺楼梯泻下去，再汇入各走廊各科室的潮水中，一齐流向那两扇早已决口的赭红色大门……

下班的人流汇集到主和街柏油路上，很是壮观。马路立时被切割成泾水和渭水，两股水流谦和地擦肩而过，向相反的方向沉稳而雄浑地淌着，流速很快，却又井然有序，水波不惊。偶尔，也有哪个毛愣鬼，骑上车子就飞，水蛇般在顺向的人缝里左拐右钻，把逆向的人吓得直躲，接连几个“擦边球”，就把泾水冲个“窝儿”，渭水也给挤细了，于是，就有一缕缕拧进了惊奇、怀疑、乜斜的目光瞄过来，X光射线般扫着这滴飞溅而出的“水珠”……但是，这水珠只要不溅到谁的身上，是没有人吱声的。看上去，体现出小城人极有涵养。其实，这正是小城人的精明之处：主和街两侧大都是县直机关，机关人一般不这么毛毛愣愣的，既然有之，说明肯定是有何急事。再说，这些人大都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几乎都很熟悉，谁也不愿意牵头得罪人。即使有不认识的，巴掌大的小城，说不定与谁谁谁曲里拐弯地沾上亲戚哩！

此时，就有一个“擦边球”嗖嗖地拐来拐去——人们一看，正是县委办的赵子学。

“喂，有约会怎么的，这么急？”小洪逗他。

赵子学没听清什么，就回过头来瞅。“哎呀——”泾水那边传来女人的惊叫，赵子学本能地往回一拐，躲过了那女人，却又直直地奔渭水人而去，他狠命地一捏前车闸，前轱辘倏然而停，后轱辘因没闸而放横，刚好把旁边的一辆车别倒……赵子学急忙扶那人时，一下子就惊了——是县委办副主任高飞空！高主任手捂着被车把触了的裤裆，脸上立时

就皱得象刚拧过水的抹布。赵子学急忙说：“高主任，您、您怎么样？”高主任那扭曲变形的五官猛然一归位，目光便如子弹出膛般射来，赵子学霎时就矮了许多。这时，人们就七嘴八舌问寒问暖地围过来，高主任冷丁想起什么，象烫了似地把捂裤裆的手缩回来。“哎呀，小高啊，撞坏没有哇？”县委欧阳书记问。“哦，没事，没事！”高飞空缩回来的手即刻就抓住车把，迈开步子就走。赵子学又说：“高主任，要么去医院看看吧？”“算了算了！”高飞空狠命片腿骑上，头也不回地说。

赵子学看得出，高主任脸上阴云很浓。但他实在是太着急了，中午就两个小时时间，他还要去医院，去借钱，然后，再去医院……

回到家一进院，刚好妻子菊香从屋里迎出来：“哎呀，就没个掌愣劲儿，下班老半天了才磨蹭回来。”赵子学本来就有气没处放，回家就挨斥儿，便火了：

“滚蛋，远点扇着！”

“你这是吃枪子儿怎么的？”

“去、去、去！”赵子学边不耐烦地挥手，边往院里进。

“告诉你，你们屈主任他妈抬太平房去了！”菊香知道男人准是在外边憋了什么气了，也不跟他一般见识，甩过一句话就往外走。

“哎哎，你看见了咋的？”他问。

“我特意去了县医院！”她说。

这时，赵子学突然间就有些感激她。她一定是提前卖完一箱冰棍儿，又为他去医院探实了底细，也为他争得了宝贵的时间。便说：

“那我去借点钱吧。”

“借来了!”

“多少?”

“38块!”

他心里一热，便冲动地抱住她，猛地在她脸上亲了一口。她转过身来，什么也没说，姣美的大眼睛蓄满了泪水……

她感到委屈。早饭后，她急急忙忙收拾完碗筷家务，便送儿子小刚去幼儿园。小刚闹着非要她给买“喜乐”饮料，要不就不去。她说：“我的小祖宗，那玩艺一块钱一瓶呀，咱不买，啊?”“不嘛，我就要，就要!”倏然间，她想起上月借邻居的钱还没还，幼儿园的托儿费也没交，她手头仅有四元二毛钱，怎能买那东西呢?就说：“乖儿子，听妈的话，买块皮糖吧，啊?”小刚是个懂事而灵通的孩子，见妈妈这么痛快就答应给买皮糖，好象日头从西边出来，虽然赶不上“喜乐”饮料，总比什么都不买强，也就答应了。可到卖店一打听，皮糖也两毛钱一块，实在太贵了，她就哄小刚说：“妈只有一毛钱，不够，晚上回来再买吧!”小刚嘴儿立时就噘了老高，说：“一到卖店就说没钱……”为哄儿子高兴，菊香贴着儿子脸小声说：“妈让你摸奶儿。”小刚倒没寻思摸奶儿，但觉得挺长时间妈不让他摸奶儿了，今天让摸，也是一种待遇，也就伸出小手，不再噘嘴了。

到了幼儿园，刚好张阿姨说一个女孩子：“用什么钢笔呢，就你特殊!”菊香心里“格登”一下子，以为是点她没交托儿费。幸亏张阿姨看见她，说：“小刚，怎让妈妈抱啊，快下来。”她就很感激地朝张阿姨一笑。

从幼儿园回来，她匆匆回家背上纸盒箱子，去冷饮店上冰棍儿。她家在西城边租（城边房租贱）的房子，而冷饮店在城东部，足有七、八里路，又买不起自行车，她就连跑带颠地走。晚了。冷饮店付货口已围了一球子人。她左转转，右转转，无法靠前。这时，突然有人拽她，她回头一看，是冷饮店的吴经理。吴经理说：“走，进院儿，我找你有点事儿。”她懵懵懂懂地跟老吴进去，吴经理却什么也不说，告诉一个小青年说：“你给她上400串冰棍儿！”

小青年走了，吴经理说：“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困难，总愁眉苦脸的。”她见人家善意帮她，又那么慈眉善目的，也就掏了底儿：她原是县剧团临时工演员，去年剧团黄了，没有工作。公婆在乡下，公公还半身不遂，每月得给20元钱。再去了25元房租，16元托儿费，买议价粮，生活就很难维持。若是有个大事小情随点礼，就得借钱。这不，她突然停住——她想说她男人单位副主任母亲快死了，还得借钱走礼，又觉得这可不是乱说的。这时，吴经理说：“是不又有困难了，我这有钱——”就掏出一叠子来。她忙说：“别、别，这怎么好意思……”“唉，拿去吧，谁用不着谁呀！”她本想推辞，一寻思她不借，男人回来也得借，就数出四张十元票子，说：“太谢谢您了，吴经理，40元足够了。”吴经理就说：“这就对了。”她说：“下月俺那口子开资就还您。”“好说，好说。”吴经理很大度地说。

这时，那小青年上完冰棍出来了，她交过钱，告别了吴经理，转身就走。她得抢时间到城南住宅建筑工地去，那帮汉子冰棍吃得凶。

“哟，还是菊香麻溜哇，上完啦！”“步兵（指不骑自行车）

土八路”刘婶说。

菊香就冲她甜甜地一笑。

“人家脸蛋长得俏儿，有门子呀！”

“赶是罗，看那身板软的，耷拉柳似的。”

菊香没心思跟她们闲逗，很俏皮地喊一声“白白喽！”便一溜小跑似地走了，拐过一个小巷，她便甜甜地喊“甜——冰——果！”

400 串冰棍卖完，已经 11 点多了。她猛然想起男人告诉她去县医院 201 房间悄悄看看屈主任母亲死没，以便及时随礼——小城有风俗，走丧事人情，得赶在死者入灵车以前。晚了，是不吉利的。她还没进医院大门，就见有人正往太平房抬一个老太太，她一问护士，说正是 201 房间的……她又急忙赶回来，气儿还没喘稳，赵子学回来，却……

赵子学说：“这事儿怨我，你别生气了，啊？”

“人家累得道都走不动了，你还训人家。”

“我该死，我该……”

“不姆！”她一下子捂住他的嘴，战争就和平解决了。

然后，他们就商量给屈主任母亲随礼的事儿。赵子学琢磨，老姚挺抠气，可能拿 10 元钱；小洪刚来，可能也是 10 元钱；万水得是副股长，急火火地盼提升，可能会拿 20 元；秘书股，行政股……过一遍筛子，都在 10 元至 20 元之间。赵子学就说：“我们拿 30 元吧！”菊香也说：“那就拿 30 元吧！”别看菊香舍不得给儿子买 1 元的“喜乐”饮料、两角钱的皮糖，但这种事她绝对想得开。况且，她男人不止一次地说过，我们没有住房，她又没工作，得用大车拉煤，得用小车拉父亲看病，用屈主任的地方多着哩！突然，赵子学又说：“拿钱

还不如买花圈，花圈多有气派有声势，屈主任家里一定很高兴，尤其屈主任老伴儿乐了，给咱多吹吹枕头风事儿就好太多了。”

他和她去了花圈店。

她们几乎同时盯上了那个稍小些又很鲜艳的花圈。他说：“就买这个吧！”她点了点头。一问价，50元！他们没想到会这么贵。正在犹豫，店老板说话了：“买花圈同买骨灰盒一样，看哪个是哪个，挑，多不吉利。”赵子学倒抽一口凉气，说：“就买它吧。”

“钱不够哇！”她说

“差多少？”

她掏出原有的四元二角钱，再加上午卖冰棍的四元钱和借吴经理的40元，48.20元。就说还差一元八角钱。

“就那么地吧！”老板说。

兜里又分文皆无了。这时，菊香就有些后悔还不如早晨给小刚买块皮糖了，少两角钱，花圈也能买下来，多两角钱，也是白填馅儿。

买完花圈，赵子学突然想起得写挽联。可又不知道屈主任母亲叫什么名，难住了。这时，店老板说：“不写名也行，就写：终身辛勤劳动，一世淳朴为人”赵子学就说：“不错、不错。”店老板就给搭了两条薄纸，写上，还说不收钱了。赵子学就点头哈腰连连称谢后，走了。

午休时间，街上行人很少。毒辣辣的太阳，象凶煞后娘般抛下无数根光锥子，刺向她苛意虐待的人。柏油路被光锥子扎疼了，流出一片片黑泪，路旁花栏里的花儿们一律霜打了一样地蔫着……